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電 信 界

期 一 第 卷 三 第

號 大 特 年 新

，始開年新
，光春好大此趁家大願
，上位崗的已自在站
！鬥奮而國建戰抗為

祝敬社刊月界信電

談話 除舊更新

流光如駛，已是廿八年的元旦了！

本刊自前年四月間在首都創刊和同仁們見面以來，到現在已一年又九個月，由於七七事變及八一三事變的相繼踵起，東戰場的變動，和本刊負責人參加前線工作的種種原因，當中曾短時期的停刊，旋于去年三月在漢口重復出版，跟着受了戰局轉變，人事調動的影響，又于八月間移到重慶出版。

爲了稿件的缺乏，本身工作的繁忙，一連地出了三期合刊。這，我們向讀者同仁們表示非常的歉意。但，本刊之光大與發展，是基於廣大的讀者同仁們自身的。希望熱愛的讀者同仁們共同負起維護的責任。

本刊從三卷起，我們將按期準時出刊，在這新年，除舊更新，以新的姿態，新的內容，貢獻于讀者同仁們之前。這一預期，是否可以毫無折扣地兌現，還是要看同仁們愛護程度而決定的。

過去一年來，廣大的中國，幾乎全部在戰爭的恐怖中。很多城市在敵騎的蹂躪下，飛機大炮的轟炸下，被毀滅了！物質上的犧牲固無從計算，而精神上所遭受的損害，這筆血賬，簡說一輩子也弄不清的。電信界的同仁們，差不多普遍地，受到了流亡，受到敵機轟炸的驚險，而幾經生死的。我們當永遠忘記不了，那痛心的往事，永遠忘記不了那斷腿折肢的悲慘景象！

元旦，已往我們家人父子團聚一堂該是多麼歡樂！而今家沒有了！有些家人在鐵蹄下苟活着，有些家人則流浪到不知去向。我們撫今思昔，我們懷念故鄉的父母，兄弟，妻子，兒女，能不黯然悲愴！

但，這種悲觀的感傷，有什麼用呢？家鄉淪亡，是整個的，多數的，好多父母丈夫失去了他們的兒女妻子，好多兒女妻子找不着他們的父母丈夫。血的賬，只有用血來清算！我們只有更堅定我們的信念，緊緊地集合着，在這全副持久的抗戰中，打回老家去！

這，並不是說，叫我們都走上戰場上去拚命，而是說，站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我們本位的工作，用全力來發揮我們的工作效能，負起每一份子在抗戰建國中的責任。爲了民族的生存，也就是爲了自己的生存。我們多努力一分，我們就早日獲到那已往快樂的元旦家庭生活！

本刊願和同仁們共同勉勵，自今年的元旦始，徹底地轉變自私的，消沉鬆懈的生活態度，而走上大公，憤發緊張的道路上，完成這一抗戰建國的偉業！

「炮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就在這兒恭祝
同仁們新年萬歲！

第三卷

第一期

民國二十八年元旦出版
編輯兼電信界月刊社
發行所
定價全年六角半年三角零售每期三分
社址刁家巷三十號三樓
匯款請寄大樑子郵政支局

目次

- 談話
- 新年獻辭
- 從武漢的外圍線上歸來
- 對報訓班的希望
- 義賣
- 航空無線電
- 對本刊的幾點希望
- 再會吧，武漢！
- 三部曲之一
- 一個提議
- 晚會
- 幕後的話

新年獻辭

關亮

昨天，是中華民國廿七年的終結而今天是廿八年的開始。過去一年，全國人民在這強盜帝國的侵略下，如水之深，如火之熱，飽嘗了顛沛流離的生活；許多重要的城市淪陷了，繁盛的都市燬滅了焦土；在表面上我們是失敗的；但是我們從另一方面想；敵人侵略愈緊，我們抗戰愈堅，在這艱苦的抗戰的過程中，我們深深地體會到一個弱小民族建國圖存的不易。我們展開了全面抗戰，用了血，用了肉，用堅強的信心實行抗戰到底，敵人付了極大的代價，所得到的是予打擊者之打擊。所以說：過去一年，是我們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光榮的一年！

現在新年甫今開始，我們回顧過去，瞻念來茲：艱苦的抗戰工作決不是短時期可告結束，我們更應該反省過去的一切弱點，克復他，糾正他，儘量地運用我們所有的力量繼續進行這抗戰的任務，同時我們一面抗戰一面建國。惟有在抗戰的局面下，我們才可以建國；并且亦惟有建國才可以支持長期抗戰。在時間上一分一秒都是我們前線保衛國土的將士用一點一滴的血在交換着。我們最應該警惕的是：

爭取時間！——在抗戰中爭取我們建國的時間！

電信事業的重要，可以決定抗戰的勝負；我們每個工作人員，對於國家興亡，抗戰勝負，決不能置身事外，漠不相關！我們集體的力量，有形與無形，都在左右整個抗戰局面的成敗利鈍。我們應該深深地顧念到：一旦國亡家破後，一切都失去了自由，不只是白紙上寫着黑字，口頭上吐出真言；便是要為祖國努力也將受限制。本刊在擁護抗戰建國的立場上同樣於艱苦危難之中支持着繼續地出版，舊的年代過去，新歲隨着來臨，我們願以本位救國的口號來吶喊，用行動作實踐理論，完成抗戰建國的偉大任務！

新年的話

博雲

在十八個月的抗戰中，我們在軍事上政治上，獲得無量的教訓。我們承認戰事發生後，暴露了很多的弱點。在第二期抗戰開始的今天，我們應該如何運用新底戰略，發揮新底力量，克服過去的弱點，運用抗戰後所獲得的寶貴經驗，堅決地和敵人搏鬥以爭取光明的到來？

在電言電。由於戰前的電信事業，因為政治上地理上的關係，不能平衡發展到各僻遠省分，所以自從京滬平津粵漢等大城市相繼淪陷敵手以來，電信交通隨着戰局的轉移而推向西南西北兩隅了。目前，新的建設，已屬當前急務。大部正行着各項有線無線的新建設，我們除以極大的熱誠期望着迅速地完成以外，趁廿八年的開始，特別提出以下幾點，貢獻各位同人。

- 一、堅定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念，對工作加倍努力。
- 二、努力增強電信界的團結，剷除漢奸。
- 三、趕快把電信交通和軍事的配備打成一片。
- 四、利用餘暇從事電信事業的改進，有意見儘量貢獻當局。
- 五、抱不屈不撓大無畏的精神，效勞到前方和各游擊區去！
- 六、厲行節約；以刻苦耐勞的精神，努力本位工作，并參加救亡運動！

我們要克服未來的困難，增加我們戰時工作效率，在新年的開始我們應該怎樣，來致力於比前更艱巨的建國事業！希望電信界每個同人，堅定信念，咬緊牙根，前進，爭取最後勝利！

歡迎批評，寫稿，定閱。

我們擠進了村中的人家，燒水，煮粥，給在那金絲舖上，似乎像躺在沙發上一樣的舒適。喝着白粥，似乎吃着豐美的饌席。

金絲舖，白粥，給予了我們新的活力。我們邁着大步，追上前行的人羣。

微微的風，沒有太陽，天空籠罩着暗雲，是一個陰沉的日子。

但，敵人并不因氣候的惡劣，而稍減其追擊的兇焰。十一點鐘敵人的轟炸機集隊地從沿江飛行過來，追着正在行進中的長龍似的行列，一排又一排的低飛掃射，前後迴旋，不斷地投彈鎗殺，砰砰，格格格格，演出一幕淒厲的悲劇。鮮血染赤了戰士們的軍衣，彈片炸開了戰士們的皮肉，但炸不了靈魂，碎不了心，更鼓起人們的怒火，回答了雷似的吼聲。我們將用血肉築起新的堡壘，新的長城！

我們臥倒在收割了秋禾的田野中，仰望在我們頭空任意低飛任意殺害的敵人，悲痛，憤怒，佔着每個人的心。緊握拳頭，我們要作最後的搏鬥，雖在敵人那一剎那間就可以解決我們生命的時候。血就是我們的武器，肉就是我們的鋼版！

下午，敵人的小鋼炮打過了我們的頭，坦克車爬在公路上追擊了來，那無盡的行列是紊亂了，四散奔跑，漫山遍野的人羣，我們甘幾個就這樣走失了。

黃昏，天空恢復了平靜。我夾在另一個生疏的灰色羣中。穿過了一條田壟又一座山崗，擠進了另一大道上行列的人流中。載重車，炮車，捲起了霧也似的塵烟，在這塵烟中，人們急促的滾着。

黃陂向漢口的道上。傳說是不能通過。我只有折向北去的公路，奔往河口鎮。

漫長的夜，無盡的道，我在孤獨地走着，茫然地感懷着離羣的悲哀。

今晚的道上，不像昨夜那密密集的擠不開，有時我獨自地走上好幾里路。冷寂空曠。間或的看到一兩點微弱的火光在路邊草屋裏搖曳着，幾個灰色同志，像我一樣的走失了大隊，坐在矮凳上喝水。飢渴迫着我湊上他們的羣，雖然我們很生疏，但在途中却很快的熟識而親切。我喝着麵糊塗，息着腿。

途長路遠，不容我更多的時間逗留。午夜，我走到長軒嶺，過黃陂已五十五里。總部的編練大車正在這兒套上馬，準備出發向北行。

長軒嶺的街市，圩城，在士兵羣烤火，的光堆中，顯出繁盛健壯的輪廓。但我是一直走過去了。

(未完)

體驗組織力量的偉大。我想大部份同學都贊
過流現滋味，在受訓時仍過那散漫享樂的生
忘記了現實，在受訓時仍過那散漫享樂的生
活？這受訓練，過局派了軍事教官，就是使
每個人都受訓練，過局派了軍事教官，就是使
用開除以上兩點外，我還有紀律的集體生活能利
中的，成歌，常舉行時，我還有紀律的集體生活能利
的生活更加活躍些，有這些。

義 賣

山羊

的救重慶抗敵後援會成立以來，參加過不少
傳的救重慶抗敵後援會成立以來，參加過不少
義賣的。義賣運動在一般商店外獨有，原因是在
本為利生易動，則在一般商店外獨有，原因是在
而已，利生易動，則在一般商店外獨有，原因是在
院舉行了數次，現在各大小百貨店和戲
給政府抗戰救濟之用，即以一天之本利完全捐
不僅是前次抗戰救濟之用，即以一天之本利完全捐
衆捐助也。將士愈打愈精，而後方的抗戰中
能像商店那樣，愈打愈精，而後方的抗戰中
們能取這種方式的作賣來捐助政府，可是能
一賣到很高價錢，式的高價來捐助政府，可是能
資子，在十二月八日，義賣運動，以抗敵後援會
簡明片，許多日用品，吃的，用的，抗敵後援會
委長，像賀年片，日記，手帕，一袋，一袋，一
的鮮花，瓜子，糖果，像日記，手帕，一袋，一袋，一
東的鮮花，瓜子，糖果，像日記，手帕，一袋，一袋，一
詠歌，賣品，每件東西，上面，參加的同志，除歌
為當然，賣品，每件東西，上面，參加的同志，除歌
動加入，人數，第一隊，第二隊，第三隊，每隊
有兩位同志，第一隊，第二隊，第三隊，每隊
都郵街，第三隊，第一隊，第二隊，第三隊，每隊
法各吃，第三隊，第一隊，第二隊，第三隊，每隊

氣晴和又是星期日，隊員們的興趣提高了不少，第二隊在都郵街公共汽車站旁邊放了一個大方桌，起了一面「電子歌詠隊義賣棧」的大旗，旗中一個「卍」的紅色符號，每個隊員胸前掛了紅綢的標識，手中提著竹籃，籃中滿滿的義賣品，這樣陳列了之後，引起了每個路人的奇異，可是並沒有人自動的光顧，彼此互相看着，我們心中有點着急，時間是下午一時，在重慶的情形，正午十二時是最熱鬧的時候，似乎有點遲了，我們只好硬著頭皮向路人兜銷，同時提籃的同志散在各處，或者跑吃食店，這樣分配之後稍為有點成績，每個同志都在搖頭不約而同的說着「這個買賣不好幹」——「這怎麼賣得掉，」——「好了，兩位女同志來了之後，專向路人兜銷，桌子是放在人行道上凡由這邊人行道上的人，我們一個都不放鬆，請他們買義賣品，不一回銷了一半，提籃同志陸續回來，將錢交了，多拿了幾件義賣品再去，到了四點鐘東西銷了不少，我們腿酸口渴，所餘的東西大概是無人要買或是選剩剩下的，把桌子去了，我們合在一起，帶了旗子，再向吃食店和唱戲院兜銷，直到六時會合了三隊隊員拖着疲勞的身子回宿舍。這次義賣的結果共一百四十餘元，出乎意料之外，我們原想來一個對本對利，現在竟超出四十餘元。

這次義賣的結果可說是很好，因為第一次義賣誰都沒有經驗，誰都厚不起臉皮，雖然碰無數的釘子，看了許多人的白眼，並不因此退縮，沒有經驗的關係，賀年片沒人買，鮮花成了殘花，信封完了，成吉思汗像許多人認識。

幾位義賣員沒有把義賣向人解釋，開頭一句「先生要買點什麼吧？」注意的人不多，往往被人家誤認為難民，所以釘子碰的更多。

參加的人數以全體來說，太少了，尤其是女同志，有幾位同志，他們不參加義賣，可是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在熱鬧街市跑了一下午，他們的目的是看看奇。事後他們供獻了許多推銷方法，可惜在事

後。

義賣品裏以郵簡的銷路最好，有幾位元生竟來買，合乎經濟適用，價廉（每件一角）的原則，難怪人家樂得義賣。

在南京理髮店裏有位理髮的太太花了五塊錢買了二分半的明信片，連義賣員都有點驚異。

有兩次向外人推銷，他們很客氣而慷慨地買幾張抗戰畫片和委員長像片。雖然語言不大通，我說我的，他說他的，看我們這種情形肚裏明白，我們肚裏也知道他們肚裏明白，大家會意。使我們很高興，有位同志大概是釘子碰多了，高興而氣憤地向圍觀的人說：「你們看，中國人不愛中國，倒是外國人愛中國，大家學他們榜樣，日本鬼子敢欺負我國嗎？」

各吃食店戲院裏當我們進去的時候，並不討厭我們，還指示這裏有客那裏無客，當我們走出來，關照我們最好在六點鐘再來，因為那時客最多，謝謝他們的好意，給我們許多的方便。

這次參加義賣的有差役，信差，遞報生，話務員，報務員，局中職務稍為高一點的人，找不出一個，希望以後凡有利於國家有益於大眾的工作，一致參加起來，不要自以為高等華人，側身例外，減少救亡抗敵力量。

去年四月間，我在徐州時，承徐局同人捐款給本刊，約有二十元，突圍時遭劫，捐款名單遺失，該款除現由我照數繳付，並向捐款諸君致謝意外並請捐款諸君將最近地址示知以便贈

閱本刊一年

邱蘭謹啓

航空無線電

徐章立

無線電在航空方面的應用，在今日國防上已佔着最重要的地位！各國對於航空無線電技術設備各方面，雖各有特殊的新發明，可是因為國防的關係，還保持着相當的祕密，不肯公開示人。我們應該怎樣急起直追，自己來發明。

今日的飛機在空中飛行，不論是軍用的或商用的，總不能缺少無線電。因了短波無線電的進步，航空技術方面也增添不少偉大驚人的成績。各國都有專門研究航空用的無線電，這叫「航空無線電學」(Aeronautic Radio)。

航空無線電學大概包括(一)在陸地上或海面上安設無形的燈塔，利用無線電來指示飛機的航線。那就是說在飛機的航線上，安裝相當數量的無線電站來發射信號，彷彿是無形的航線標柱，像航海中的燈塔一樣。這樣可以使飛機在大霧中或要迷路時，仍可安全飛行。(二)利用無線電站的氣象報告，使飛機駕駛員得預知航程的氣象，隨機應變，以免意外。(三)空中與陸地間可以利用無線電傳遞種種消息。(四)航空無線電學除了空中的無線電技術之外，還有陸地的電信聯絡網，那是說在陸地上設置相當數量的電信站，或者利用原有的有無線電報電話，傳遞飛機的行程和各地的氣象，以便航空站的電台向飛機上通電話或電報。在美國就利用最新式的「打字電報機」(這個打字電報機，在上海南京各大電報局已有應用的，讀者想必也知道。電政司印有打字電報機小冊子出售，一看就明白。)專門傳遞各地飛機的行程和氣象等情報，在國防上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利用「打字電報機」可以使數架機器，甚至數十架機器同時打出一樣的電報，只要任便那只機器打一張電報就行。既可省了人工的抄寫守聽，又可使一張電報同時分發到各處去。這是其他電報機器所望塵莫及的！

各國的航空無線電大都由航空部或交通部來主持。每一個航線，每一架飛機，都有無線電的設備，所以空中這架飛機和那架飛機，或空中飛機和陸地電報都能隨時傳遞電報或電話。在從前天氣稍有不佳，政府方面，就要禁止飛機飛行，現在呢，就是遇到濃霧天氣也能照常飛行，只是沒有無線電設備的飛機禁止飛行，只要有無線電設備，就是遇到濃霧，或者其他的意外，看不見起飛或降落的目的，就能利用無線電來作盲目飛行或強迫降落。至於起飛後的中途失蹤，更是不會有的事，可以跟着無形的無線電標柱飛行，決不致迷了路的。在軍事上，飛機有時要飛到非常高的高空，在高空高速飛行，却又要急速下降，來不及看地下的目標，那也只要利用無線電的自動速降設備，就能在高空高速飛行中急速安全降落。新式高空飛行的飛機，都在雲的上層飛行，對於地上的目標根本一點兒都看不見，只靠無線電的無形標柱而已。在幾年前，一遇烟霧，甚至天上有厚雲的陰天，飛機在空中看不清地下的目標就無法飛行，後來雖想出不少方法，利用探照燈，或其他強烈的雷射光線，指示着飛行的目標，成功了夜間飛行。然而還不能保證安全，時有中途或起降失事的發生。現在因了航空無線電學的進步，新式飛機在四五千呎高空飛行，飛機駕駛員只要聽着無線電的指示，用不着再往地下去尋找目標，所以不問低空有雲也好有霧也好，他可以在雲的上層飛行，有時低空有狂風暴雨也不會打擊着他。將來航空無線電的技術會代替了飛機駕駛員，飛機的飛行和升降都是無線電機械的動作。這已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怎樣實現提今的題。

日各國的航空無線電，都正在作着種種無線電機械降落，飛行等試驗，而且已有很多成功了的！

美國商用航線的航空無線電設備也非常完善，他在國防方面的當然不必說了。最普遍應用的約有三種：(一)向飛機報告逐段航線的氣象。多採用短波無線電直接通知駕駛員。(二)在航線上安設許多無線電站的指示標柱，使駕駛員不必看地下的目標，只要用耳朵聽無線電的指示就行，遇到雲霧和雨黑夜，就沒有什麼困難了。(三)在航線上的許多無線電站，時刻會向駕駛員指示臨時最近的降落場所，以備飛機中途出險或有何必要時，可以隨時隨地，受無線電的指示而被迫降落，不致發生危險。美國對於航空情報的傳遞完全利用打字電報機，在平時把來傳遞氣象，在戰時還可把來傳遞防空情報，這是值得取法的。今日我國正在抗戰嚴重關頭，防空情報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而事實對於防空情報的傳遞又是這樣的遲滯不暢，這早毋庸諱言的。好得我們在南京等各大局拆下來的打字電報機也不少，都擱置不用，何不拿來移裝在緊要的防空聯絡機構方面，以增進防空的效率呢？

美國航空無線電站都利用短波廣播無線電話，逐段向駕駛員報告航程的氣象。據調查所得，每小時約有二個至五六個報告之多。譬如 WXX 航空無線電站在美京華盛頓，他在每小時前十分鐘的時間，就是每逢時鐘長針指十點鐘，他就發射從里支麥 (Richmond) 到紐約航線的氣象。他在每小時準六十分鐘的時間，就是每逢長針指十二點鐘，他報告着從華盛頓到畢斯堡 (Pittsburgh) 航線的氣象。他在每小時後十分鐘，就是每逢長針指二點鐘，報告着華盛頓到挪許維里 (Nashville) 和新新那店 (Cincinnati) 到華盛頓航線的氣象。在每小時後三十分鐘，就是每逢長針指半句鐘，他報告華盛頓當地的氣象。每一個駕駛員都有一本航空無線電的時刻表，可以按時收聽。

無線電指示標柱是什麼東西呢？就是在一條航線上安設不少無線電站，裝着自動發射定向無線電的機器，可以自動不斷地發射兩個莫爾斯符號，一個是一點一劃，就是 A 字，一個是一劃一點，就是 N 字。這兩個字是用同一週率，分兩部發射機器，沿着航線平行發射着的，中間相距的空間，就是飛行的航線。假如飛機正在航線中央飛行，那麼能夠聽到 AN 二字母的「笛」聲是一樣高低的聲調，或者變成「笛」聲的混合聲。假如飛機偏到 A 的一邊去，就只能聽到 A 字，N 字的聲音就沒有了。反過來，飛機偏在 N 的一邊，就不能收聽 A 字，只有 N 字的聲音。於此駕駛員只要用耳朵來聽這兩個字母就能知道飛機有沒有飛出航線。

航空站發射的指示信號 AN 它的射程因受電力和地區範圍等的限制只不過五哩到七哩。所以在每條航線至少每五哩間要安設一個無線電站。指示信號 AN 每發射三十秒鐘，要加一個發射站的呼號，譬如在華盛頓，就加一點二劃和一點一劃 WA 呼號。駕駛員聽到這個呼號就知道，到華盛頓了，就可以查看航空地圖，找得就近的降落場地。還有利用無線電機械的強迫降落，那就是聽到了華盛頓的呼號，就再調整到華盛頓機場無線電降落的週率，使無線電來發動降落的機械而自動向機場安全降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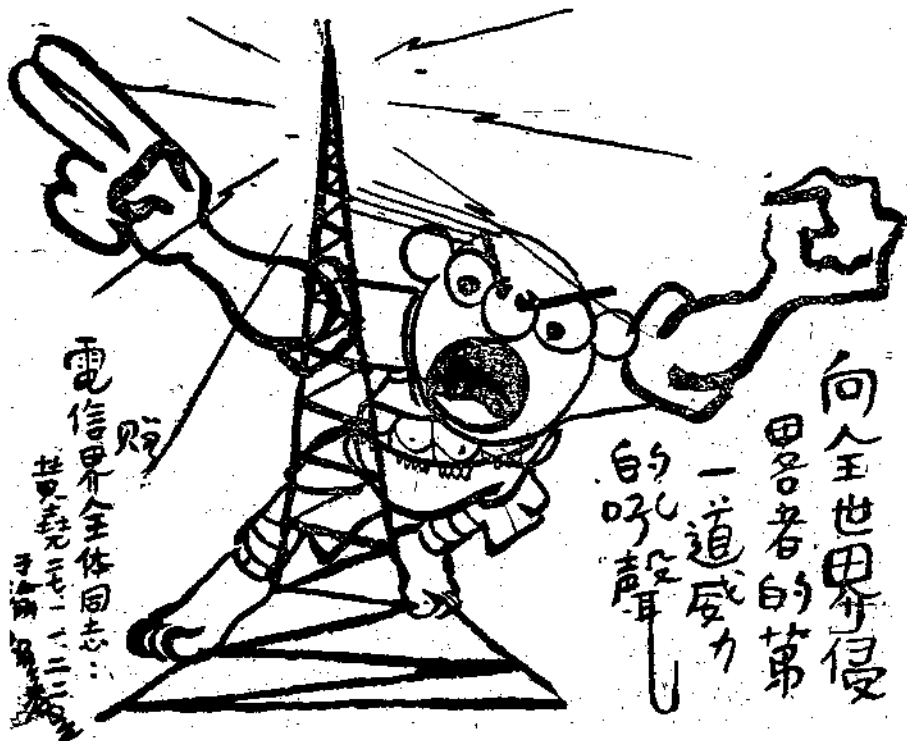
美國第一次試用無線電指示信號還遠在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他利用短波無線電發送氣象報告，再利用短波無線電報來發送 AN 符號的指示信號，電話與電報的週率是相差三千週 (30KC)。可是駕駛員覺得非常不便，在駕駛時要去調整刻度盤的波長，很是困難。於是在一九二九年就把電話與電報的週率改為相同的，除了固定的短時間氣象電話外，其他的時間都放射着指示信號。有時駕駛員覺得有繼續收聽指示信號的必要，可以要求暫停氣象電話，而發射指示信號。

一九三五年美國的航空無線電改用同一週率，同時發射電話電報的載波新法。這樣可以使駕駛員隨時收聽所需要的氣象電話或指示信號。它的方法是同時發射相同週率的載波，用電話電報二種不同週率來調幅，使經過二種不同的濾波器，任意接收電話或電報。那麼假如同時有二只以上飛機就可以隨駕駛員的需要而自由選聽。美國現在多用二五四千週(254 K.C.)的中波來發射氣象和指示信號，可以使發射的週波在地理上容易劃界。至於飛機的其他通信大都用三一零五千週或以上的短波。其他超短波的應用，據說在航空上的試驗結果確有驚人的成績，可是實際應用方面，各國還保守着國防的祕密。

直到現在美國的航空電報電話載波方法還是用二五四千週的等幅波(CW)來同時發射電話和電報。電話的調幅(modulation)用五〇至八二九週，再自一二五三週至四〇〇〇週(每千週等於1000週Cycle)所以每週等於 $\frac{1}{1000}$ 千週)電報的調幅用一〇二〇週，接收機所裝用的濾波器(Filter)非常小巧靈瓏，裝成一金匣，祇不過二吋半長，三又四分之三吋闊，五吋高，三又四分之一磅重，在飛機的接收機上裝了這個濾波器，駕駛員就可自由選聽，一點麻煩也沒有了。接收機上裝一個三面開關，有三個用處，一面專門接收電話，一面專門接收電報，一面可以同時接收電話電報。駕駛員在平時應該把開關放在同時可以接收電話電報的一面，等到要專門傾聽氣象時，就可以改變開關專門接收電話，假如專門要收聽指示信號，那就改變開關專收電報。在好的天氣，飛機上普通的接收機，就是不裝濾波器，也能同時收聽這種發射方法的電話電報。

美國的飛機上有一種特殊的無線電儀器，那是無線電羅盤(Radio-Compass)。這個無線電羅盤的用處很大，只要你選擇到某地某一個電台，不論它的週率多少，所發出的是全等幅波(CW)斷續等幅波(HCW)，或是減幅波(DW)，只要調整到能夠收聽最大的音量，你就注視着這個羅盤的指針，它正指着刻度盤的零度。假如這只飛機是針對着這個電台飛行，那麼羅盤的指針永遠指在零度。飛機向右偏，針就指右，向左也就指左。駕駛員只要看着指針老是讓它指着零，那就一直飛到那個電台的上空。據說敵人的飛機上都有這種無線電羅盤的設備，所以某地遇到空襲警報，應該把電台停止工作，或者和別處電台調換波長工作，使它的羅盤失去作用，甚至會迷失了路。這是應該注意到的，尤其是許多軍用或其他特種電台，切勿忽略了。

無線電羅盤還有一個妙用是可以指示自己飛機的地位，(未完接第19頁)



電信界全体同志
田名者的第一道威力
的吼聲
向全世界侵略

敬祝新年進步

張摯甫 鞠躬

馮海明 鞠躬
蔡振鹿 鞠躬

中央通訊社總社

黃肇名 鞠躬

邱營 鞠躬

朱勉齋 鞠躬

王學友 鞠躬

重慶川管局

重慶川管局

川康藏電政管理局

錢家鵬 鞠躬

方於幄 鞠躬

李萬 鞠躬

川康藏電政管理局

湘粵黔桂省特派員辦公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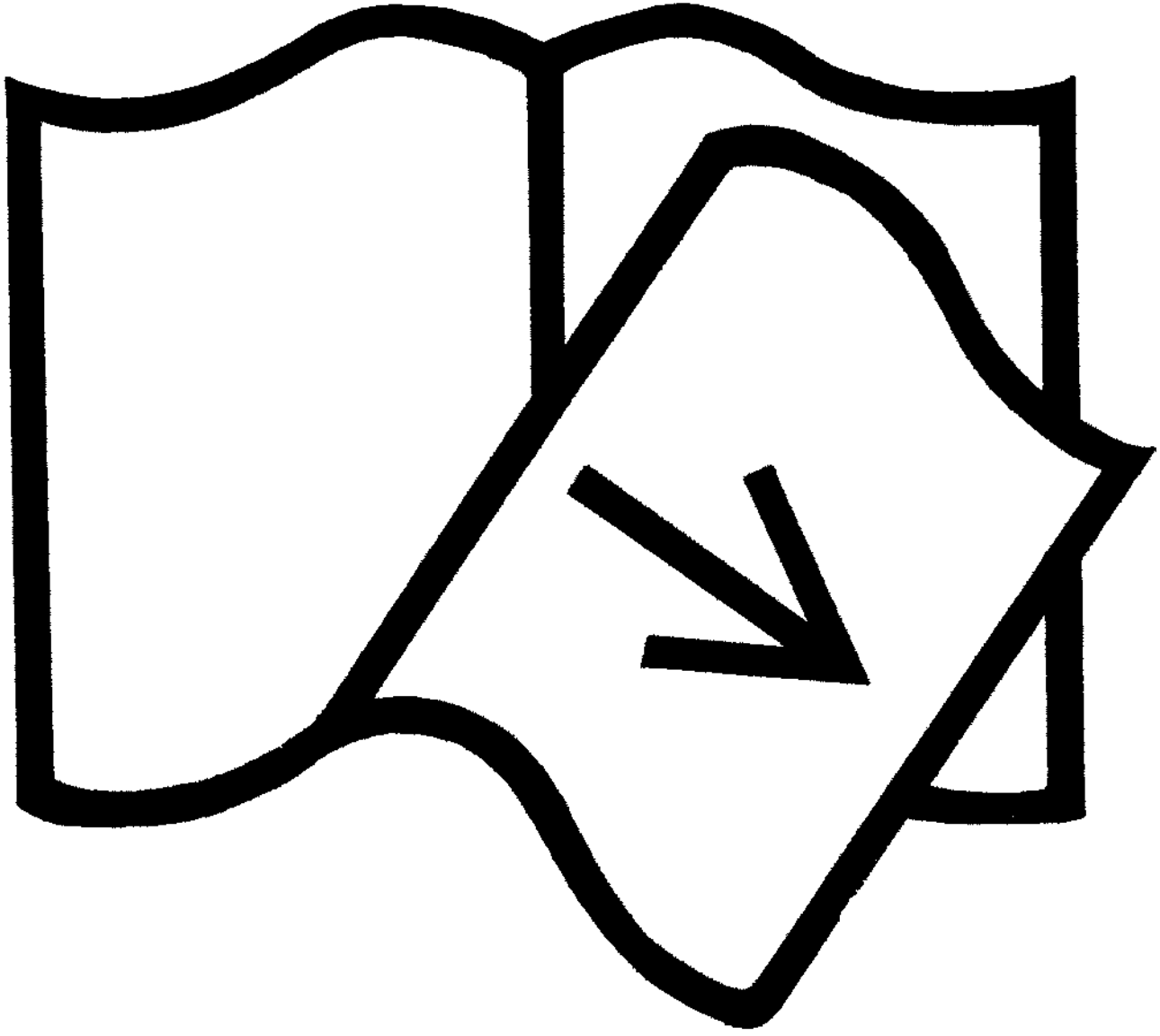
華祖訓 鞠躬

雷炳甲 鞠躬

高度娛 鞠躬

川康藏電管局

重慶川管局報務課



原件短缺

缺 P11-14

敬祝新年進步

顧善同

熊紹祺

金全琮

吳中治

顧學雍

穆成泰

鞠躬

川康藏電政管理局

合川電報局

刁訪樵

謝寶樹

羅煥如

樊清和

王樹猷

楊溶

錢運元

蘇禮安

徐勳

胡才興

王明亮

陳代瑄

黃瀚

恭賀

新禧

並祝

抗戰建國

成功

陸日章鞠躬

滄局

伍真成鞠躬

滄局

吳雲晟鞠躬

滄局

趙濟澤鞠躬

滄局

王文煥頌堯鞠躬

滄局冊報室

宋君厚鞠躬

滄局

吳邦彥鞠躬

昆明電報局

唐連永鞠躬

浙江蘭谿局

張有成鞠躬

浙江永康局

張益曾
谷源棟 鞠躬

湘粵桂黔四省特派員辦公處

曹仁傑鞠躬

常德第五通信隊

王文瑜鞠躬

南昌局

敬祝新年進步

劉紹喜
胥馥青
盛振翼
鞠躬

恭祝
春釐

李玉明
鞠躬

鄂管局

竇維峻
鞠躬

為國努力

時益豐
鞠躬

楊思忠
鞠躬

桂林廣西管理局

戴鎮東
凌滄生
鞠躬

周同莘
鞠躬

第一通信隊

重慶管理局

吳錦淵
黃孟勇
王延爵
鞠躬

宜昌局

黃希麟
鞠躬

李振綱
鞠躬

王壽增
沈光厚
李樹豐
鞠躬

敬賀

同仁們新年

共同奮鬥

復我河山！

張恩甲

黃英南

同鞠躬

到前線去罷！

打回我們的老家！

第一

五

九

六

七

八

通信隊同鞠躬

賀恭

新禧

並祝

為國

努力

蘇其炳

譚家昌

潘樹基

裘惠良

鄭秉煊

黃煇祥

黃蓮洲

邱雲鵬

鞠躬

通訊處：康藏電政管理局

局址：重慶大樑子

(接第9頁)

方法很簡單只要先收聽到某一個電台的波長，等到音量最大時，那指針是指在零度，於是找尋航空地圖，看那個電台在那裏，再看普通的磁石羅盤針，是指的東南西北，於是從那個電台，照磁石羅盤針的方向，在地圖上劃一條直線；再調整無線電羅盤，改聽另一個方向的電台，等到音量校得最大，那指針也是指在零度，於是再尋航空地圖，看第二個電台在那裏，再照普通磁石羅盤針指的那一方向，就在地圖上從第二個電台畫一直線，直到和第一條直線成交叉點時，那個交叉點所在地，就是自己飛機所飛到的地方。

航空無線電學的進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最近各國無線電的盲目降落，利用陰射線管(Cathode-Ray Tube)已獲得成最大的功！再有利用無線電駕駛，完全是無線電機械的強迫降落方法，也經試驗而見之實用，因限於篇幅，它們的原理，容有機會再說。

總之，人家的航空無線電的技術是這樣地突飛猛進，而我們呢？正當抗戰建國的今日，航空救國幾乎是衆口一致的呼號，我們的航空無線電技術是怎樣呢？那是有待於我們的急起圖之了！

草於一二，粵機在蔡命名之夜

小 報 房

達 微

報房，是電報局的核心。是主要的電信工作部門。無疑地，這一部門，是爲人們看成像工廠似的一個大衆作場。

因爲工作繁重，夜班的辛苦，大家都在想跳出這一圈子，這種不安于報房的現象，在抗戰的現階段實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希望同仁們以能在報房工作爲光榮，同時，盼望電政當局予以適當的調度，並訂定在物質上及精神上的獎勵辦法，這，在增進電信工作的效率上，我相信是會得到相當效果的。

本刊啓事

一、徵文：希望熱心愛護本刊的同仁們，多多惠稿；不論論著，文藝，通訊，各地消息，名勝風光等寫作均所歡迎，文字宜通俗，活潑，雋永。

二、徵求定戶：自本卷一期起，本刊當力事刷新，茲徵求基本讀者

一千，凡介紹定戶十份以上者，贈閱一份，以表酬

答。希望愛護本刊之同仁，踴躍訂閱。

三、徵求特約通訊員：本刊爲求得彼此間生活情形相互明瞭起見，

特徵求通訊員若干位，寫述各地風光，同人的生活，人事調動，報務等狀況，每月供給稿件一篇，從優酬報。

編後的話

一、徐章立先生的「航空無線電」，這是一篇文章，它說出無線電在國防上的重要性，和在航空所佔的地位，希望讀者深予

注意并研究之。

二、仁傑先生的「再會罷，武漢」，是一篇血的文章，希望未參加武漢會戰的同人們，勿輕輕讀過。

三、沉光先生不爲本刊寫戰地通訊，此次從武漢的外圍線上歸來，特地寫了一篇「歸來」，當于下期刊完，特此預告。

四、承黃堯先生抽閒給我們作漫畫，謹在這兒致謝。

五、邦彥，佩葦，源棟，益會，善志，老凌公，諸君希爲本刊寫稿。

再會吧，武漢！

七月初興奮地踏上了武漢的鄂東保衛線，輾轉四個多月，十一月匆匆地退回漢口。在我個人，這次的撤退是一個最可貴的經驗，願將詳情報告之於未得機會參加這次大武漢保衛戰的同人之前。

(一) 由聯絡到脫節

幾個月來，由皖北而鄂東，我們總是跟着一區域的最高長官部走。這次田家鎮要喪失守後，鄂東的保衛戰頓形緊張，由界嶺而浠水，由浠水而李家集，隊中的快機部份無形中已成了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部的一部份；於是一聲開步走，一輛汽車載着去了，多快啊！沿路的戰疲了的負了傷的武裝同志，慢慢地挨着走的，倒在路旁慘呼着的，往往望塵莫及，在一陣漫天飛揚的車塵裏他們在怒目而視，有時還可以聽到輕輕的但很堅實的怨聲：

「他們的，好快，咱們……」

電信和軍事的密切聯絡是我們所努力着的，但到了某種情況，密切的聯絡，也不得不脫節。

到李家集已四五天了，沒班的固然閒得無聊，有班的也嫌死坐在椅子上屁股痛；長官部裏早晨不打報，中午不打報，晚上有時也沒有一張送來；可是敵機來得比在界嶺時更忙了，前線沒有專司警報，但每人的耳朵已能盡了聽音機的功用，差不多從低微的「隆隆」聲到敵機到達頭頂的時間，已足夠隱避到安全地點——屋旁的水溝，池塘邊的樹根下，棉花田畦裏……——有時敵機成羣結隊在頭上高高掠過，我們在溝裏可以依然談笑自若，或竟在屋外觀察，但當一二架偵察機或轟炸機從樹梢上矯捷地滑過時，便須「靜默三分鐘」，從樹隙裏可以看到機翼上的兩大團「血跡」，駕駛員戴着

玻璃作左右向下望，你向他怒目而視，他也不知道，有時目光相接他會向你苦笑，一霎時，機身側過來一個圈子，槍彈就格格地向你射來。

它終日在我們周圍轟炸，掃射，而我們除了眼看它的橫行無忌以外竟一無所事，不免有些懷疑，到總部裏去打聽，說是不日又有移動，叫我們隨時注意命令。命令來了，移安陸，又改了，轉應城；怎樣走呢？大概總部裏的某科長已着了慌：

「你們自己想法！」

「機器太笨重，沒有汽車恐怕跟不上啊！」

「自己想法，這裏也沒有辦法，今晚就走！」

「我們不能立刻就走啊！既沒有汽車，又沒有挑夫。」

「那隨便你們！」

「格得」，電話掛掉了。

爲什麼如此慌張呢？聽說我軍還在界嶺一帶，離這裏足有二百餘里，這裏還是後方啊，浠水的同人正在羨責我們「通」得太快呢。

幾位大科長走了，留下兩個電務員，陪着一個什麼參謀，於是拉住了我們「且慢走」。

忽一天下午，敵機還在田野裏作鷹掠的時候，命令又來了：「今晚須走，到通信所等汽車。」於是於夕陽黯淡中，我把一罐新煮的醬牛肉給了一位既威奮「混戰」時軍民互助之樂，而又悲憤目前傷重無人理睬，灰心痛絕的士兵當作分別禮。

「周同志，我先去了！你……」

「先生，你先去罷，我……」

他的臉上掛着兩條熱淚，我面着彩紅的晚霞踏上了茫茫的前路。

行二三里，到通信所，所裏的什麼官告訴我們今晚總部汽車要開五次，第二次就能挨到我們。等着罷，夕陽已整個兒收起了它的

光芒，於是大砲，騾馬，汽車，彈藥，睡醒了的人，擠滿了公路。砲口接着砲尾，馬嘴嚼着馬尾，帽舌觸到了人家的後腦。汽車在轉灣處睜着兩隻光亮的眼睛拚命嘶叫，千里馬變了步履艱難的笨牛。

「黑夜始終是我們的。」不禁又作如是想；但今夜的情形總好像有些不對。等着吧，八點鐘，九點鐘……，天上終是一片黑，地上是黑壓壓的長隊，人不語，馬不鳴，只有轉輾的砲輪輾着粗糙的路面，雜亂的脚步在不住地前進。長江的水在十數里外的南邊不斷向東流，人，馬，砲，車在這裏不斷地向西走，一樣沒有休息的時

「隊伍是像水一般流！」

「是啊！樣兒都很匆促的。」

精神較好的夥伴談話起來了，精神較差的已在雜亂的機箱行李堆上睡了起來，高興的朋友却到民房裏去攪半夜粥去了。

十點鐘，十一點鐘，已是午夜後的三點鐘了，通信所裏的勤務兵提着燈從外邊過去他和我們開談：

「汽車恐怕不會來了？」我們失望地問他。

「不定，我們的副官也在整頓行李，說是不等汽車了。」看他的神情倒很鎮靜的，但說的話打破了許多人的鎮靜。

於是不知什麼地方來的消息也來了：

「敵人已到了三十里外的新洲了。」

「別死等了罷！」

「對，別等死了罷！」

一陣紛議，最靠得住的是兩條腿，但在前方更需要的是粗大的體力，沒有足夠的體力，逃命也是困難的。走了，去下的是行李雜件，還有一滿箱書籍，帶去了的是幾個疲乏的身體。

脚步不約而同地加緊起來，好像背後就有敵人追來似的，真的，背後遠處火光焰天，但誰也不去理睬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天上還

是一片黑，大路可以還模糊地辨得出一個輪廓。

「慢慢地走罷，敵人決不會在二三天內追上來的。」

「天亮了就不能走了，今夜定須趕到黃陂才歇。」

誰不觀喜天明，我們却希望黑夜能延長下去。

(二)黃陂遇險

黑夜決不因我們的希望而延長，東方已推出一片魚肚白，顯露出一條宛延曲折蠕蠕移動的沒頭沒尾的人馬帶，在微微的曉風中，一架偵察機高高地從太陽紅處飛過來，又無聊地慢慢飛回去。

現在我才發覺，和我在一起走的只有老閔一個人了，一小隊一小隊的人馬開始向小路上走去，年個士兵擎着槍要打射一個伏在對河畔上頻頻回首作驚駭視的老百姓。

「來，快給我挑東西！」

「……」回答是恐怖的注視。

「不過來？老子打死你這狗X的。」

我們也轉入了一條茅草路。遠遠地傳來「砰」地一聲，也沒有很好的心緒來思維這慘痛的一響。

一個小腳的中年婦人很殷勤地招待我們，只是外面敵機掃射轟炸沒有停歇，生不起火來，也不便攀談攀談。她躲在灶間的角落裏，老閔和我却鑽在鬚氣十足的床底下。敵機簡直發了狂，轟啊轟的轉個不停，機槍「格格」地屋頂上的瓦在飛了，蓬啊蓬的，灶間裏的碗盞廚裏得頂響，賞知道這民房是不是它轟射的目標。床底下的味只雖然不大好聞，兩個人却呼呼地睡着了，倒可以免得提心吊胆；道是一覺醒來，耳朵裏還是轟轟地。

無論如何牠總得要有間斷的時候。去罷，這裏是轟炸的目標！一，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隱避處是轟炸的目標——，從床底下爬出來，一濃煙奔出山莊，漫山遍野的亂；但僅數分鐘跑，一架，二架

五六架，從山的南面，東面，好像任何一方面都有牠的來蹤，低飛，掃射，轟炸，全套慣技，差不多每個大小松林都被轟炸，掃射，我們却都在田畦邊，甘蔗園裏，坍塌的破屋裏靜止着。

「老婆婆，離黃陂城還有多少路？」在一家破屋裏坐着，老太婆透過兩個生薑芋來，我有些着急了：手上的表指在八點鐘上不動了，看太陽，大概已午後一二點鐘。

「不遠了，再走七八里，過洋橋就是城裏。」她對於頭頂上肆無忌憚的家伙好像比我反應之泰然。

忽然屋的前後田埂上的人馬都奔起來了，有的把槍都丟在田裏

「同志，跑什麼，飛機已去了。」誰來回答我呢？但只容許我一二分鐘的驚疑，真實的回答來了：

「格格……」

「唐——」

耳朵決不會欺騙我，這聲音至多在二三里的後面，而且機關槍夾着小鋼砲。

「這成什麼話，牠媽的什麼地方又被牠衝了過來？」一陣野氣的憤怒激盪了全身，兩條沈重的腿不敢遲疑，放開大步，向西南直奔。前面黃陂城已起了漫大的烟，分路上矗立着七八個青灰的煙柱，背後的場面直如新春臨門，爆竹相迎。飛機又起來了，從左手邊的江裏飛起，一羣又一羣，在燦紅的夕陽中作鷹翔，側過來「格格」，側過去「格格」。

「唐——」——「敵大坦克車上的「三」部曲」又來了，一顆砲彈飛過了我的頭頂，在面前丈許處爆炸了，這不怕，它打得那麼高過我二三尺；老樹却又要躲飛機了，一架飛機對着我們斜下來，他便伏在田畦裏不動。

「走呵；還怕它什麼？你區作槍下鬼，還是願作俘虜？說不完

敵人的騎兵在後面追過來了。」那時對於飛機的恐懼程度已減低到「沒有關係」，對於騎兵的警戒提高到第一位強力的注意。

腿的重量已增加到差不多舉不起來，不逃了，蘇軟地躺一會罷，下意識地把軍帽往田裏一擲，讓敵騎衝過來，也能躲到池塘邊茅草堆裏去藏匿三四天再說，小樹底下有五六個村民搬了衣箱籠在那裏歇着，我又走過去了：

「老伯伯，請你給我一件便衣換換好嗎？」

那老頭兒很鎮靜地向我打量了一會。

「好！你那件衛生衫脫下來給我！」指着軍服底下的毛衫，不折不扣提出了這樣一個苛刻的交換條件，我翻過身來又跑，不知怎的又解了一條皮帶拋在田裏。回過頭來，老頭已不知去向了。

（上）搶渡五河

「過了洋橋就是城裏，」這是給我兩隻生薑芋當中飯的老太婆告訴我的，真的，一條足有六十米闊的大河挺挺地橫在面前了，洋橋嗎？有人說敵人的坦克車已衝過了洋橋進了黃陂城了。像一條受驚的巨莽，幾千人在河堤上列成密密的一條，急急向南移動，敵機始終在頭頂上轉，但絕對不能動搖這動的「河堤」。但怎樣過河呢？雖是一河澄碧可愛的秋水，但一下去它定會吞沒我的，這一條的確確血肉築成的新的長城，為什麼沒有一支槍會回過頭來向敵方放去？

「同志！我們有這許多人，這許多武器，為什麼不和敵人抵一抵啊？」憤怒變為恐怖，恐怖又回到憤怒，和一個改穿了黑襖藍褲還背着槍的士兵談起話來。

「亂七八糟，誰能指揮呢？」他或許比我有經驗，在這個當兒，還「癡想」什麼，逃命要緊。簡單地答一句，又匆匆地向南奔去了，於是憤怒又變成了恐怖。下瞰河水滔滔。

（未完接第27頁）

三部曲之

蘇民

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航公司三位無線電工作人員在沙坪壩會見了楊守清先生。那時，武漢尚未撤退，廣州也尚未陷落，正是在九月光景。

那三位先生是去找房子的，房子雖沒有找妥，閒談中却談起了抗戰中無線電人員和器材缺乏問題。

「真的，那時候——就是現在也還如此——前後方都需要無線電工作人員——尤其是報務員。各地報紙上時時登載得有軍隊，通訊社，航空機關，公路局，甚至于電報局招考無線電報務員的廣告。」

「今天這裏招考，明天那裏招考，哪裏來這許多人？」看見這類廣告時，大概誰都起過這個念頭。

實際上也的確這樣：一個機關要招考二十個人，來報名的頂多總只有十幾個，名額還不足，自然更談不到挑選。

明白是誰都不明白，但是，從沒有一個機關想到過培養人才，好像人才是憑空地產生似的！這問題很嚴重。

「我們來辦一個無線電學校吧！」四位之中不知是哪一位首先提出了這個問題。牠立刻引起了全體的興趣和熱烈的討論。每個人

都覺得好像是自己的責任；這問題要不是由電信界的人本身來解決，有誰來解決呢？

問題的每一只角落都探索到了，就是平常不多說話的阮任先生，也發表了許多意見。最難解決的還是地址——重慶的房子現在是多麼難找！

「這我來同青年會商量商量看，有辦法的。」楊守清先生以他那慢吞吞的語調擔任了下來。

那三位先生就告辭了，房子雖未找得，却帶回去了另一種不意的收穫。

另一個場面：青年會的董事室裏。人物爲了集思廣益起見，也多了一些——

「有電報局的有中航的，有財政部電台的，還有青年會的正副幹事。」

根據着預先擬好的計劃，大家討論得更爲具體了，結果，決定了：

宗旨——培養無線電報務員，供軍政交通之用，以加強抗戰中的人力。

課程——收發，電磁學，無線電學，真空管，電律，譯電，蓄電池，原動機，政治常識，軍事常識和各種實驗；

期限——半年；

授課時間——每日下午三小時，晚間二小時，每週六日，半年約實授七百五十小時；

名額——四十人；

經費預算——半年共一千二百元。

經費預算所以這樣少，是因為教員都願意盡義務，——所謂「有力出力」——而試驗器材也打算向各方面借用。

第三次集會是在青年會中西餐堂。到的人比第二次更多，而且多半是重慶電信界的領袖人物。日子是十月二十二日。

要是說以前兩次是發動和計劃，那麼這一次是行動的開始。

名稱決定爲青年補習學校（就是青年會附設的補習學校）無線電通訊訓練班，爲的是同青年會合作的緣故。

既稱爲訓練班，自然不能有校董會，所日組織了個輔導委員會，來擔負輔助和領導的責任。黃步高，王振祥，黃次成（青年會總幹事），楊守清，何建伯先生被推爲輔導委員。又互推楊守清先生爲主席委員。

因爲楊守清先生遠在沙坪壩，爲了進行上的利便起見，又公推出始終參與其事的呂

吟聲先生當主任。決定每一名學生應收取學雜試驗費三十元，所辦「羊毛出在羊身上」。

所收的費用，已小到不知幾倍，但當天熱心的出席者，還生怕戰時的青年，拿不出這多錢來，於是又想了獎學金的辦法——由輔導委員會負責設法募集獎學金，分發給一部分優秀的學生。

招生的事就是按計劃來實行：聘教員，開教務會議，舉行考試及辦理入學手續，一直到十二月五日下午六點鐘在青年會舉行開學禮。

年會補習學校校長高毓嵩先生，（青和學生以外，還到了王葆和，侯昌國，范式正無窮的期望和勉勵。他們也給與了這訓練班以情緒熱烈而嚴肅。

汪省三，華斌，顧厚懷，焦秋光，吳瑞麟，華振，董道匯，王鶴齋，鄧之純，章文元，呂吟聲等十五位先生。

「善始者已半成！」半年之後，將有四十位新的戰士加入我們這信界的陣營中來了，我們希望他們不單有豐富的技術嫻熟，也希望他們對抗戰建國有更堅強的信心，因為這訓練班的目的不僅在為青年造飯碗，主要的倒是在為國家造人才。

△.....▽

一個提議

廣州局無線報房同仁

神聖的自衛抗戰已展開一周年了，在這周年中，幾十萬戰士做了壯烈犧牲，受了光榮創傷；千萬同胞做了難民。在日本侵略的鐵蹄下，我們能夠免除斷足殘肢流離失所的痛苦（雖然有些已喪失家鄉），可算是不幸中之幸。

但是，對於缺乏醫藥的傷兵，捱飢號寒的難民，我們能夠熟視無睹嗎？不，他們都是我們衛國戰士，我們的同胞，他們都是日法西斯的犧牲品！我們要盡力援助他們，救濟他們。而且，瘋狂的日寇的侵略是無正境的，說不定我們將來也成為傷者，難民，今日我們救濟別人，或許明日就要別人救濟我們了，在這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應該緊密地聯成一體，互相友愛，互相扶助，互相激勵，沉毅地，堅決地和暴敵拚個死活。

為了戰事的影響，各階層的生活受着嚴重打擊，可是，我們電界，因為直接担任着抗戰重要工作的一部，蒙政府優待，給予特別津貼加二補助金等，（有些沒有這類補助的也損失甚少）恰如補償生活費外六折發薪的損失而有餘，是近類行「加班給薪」已算是額外的收入，因此，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下，我們提議：將我們多餘勞力得來的加班費酌量捐輸救濟傷兵難民，草擬下列辦法：

- (一) 以每一報房為實現捐輸單位，
 - (二) 得全體報員三分之二以上贊成者即實行。
 - (三) 規定將加班所得費捐十分之三。但私人願更多捐助，或捐全班費者。（須預向當值班長聲明）。此更值欽敬！
 - (四) 每一報房選舉二三位代表負責辦理收集分配事宜。
 - (五) 每個月清算一次。
- 上開辦法，我們已于七月份起實行，謹請各局報房同仁賜予參攷推行

寫一晚會

王延爵

一連陰雨了十九天，誰會料想到今天（十肆）放晴呢？太陽，像久別的慈母一樣，擁抱着大地，擁抱了大地一天了……

是個美麗的暖夜的夜晚。

靜靜地，沒有誰發出一句話。一雙雙眼睛，尋覓心愛的東西似的，無聲地逡巡。但在靜靜中，我已聽到感情的熱流，在隨着空氣的波動而拍拍交流的響響了。

在一排長桌的四周，聚坐着男女的一羣，有活潑的年青的，有莊嚴的年長的，最可喜的是和善的鄭業務長也出席了，這是，電信界月刊社宜昌同仁春遊招待所，招待漢口來的同仁們。他們，有的到重慶，有的到成都，有的到貴陽，這不是後退，而於後方電務的展開，對他們，我們心里默掛着好大的希望啊。

燈光默默地瀉在桌子上的一瓶鮮花，鮮花滿臉捲過笑着。

主席邱君站起來，清朗的聲音敲破靜寂。

「今天，」他停頓一下，熱情的眼睛環視一周。「是電信界月刊社宜昌招待所，歡迎武漢電話局諸位同仁的茶話會。承諸位先生光臨，兄弟感到非常榮幸，並代表本社敬致謝意。」

「這次諸位先生奉調後方工作，道經宜昌，我們一點沒有招待，着大家睡地板，自己動手，那種刻苦精神，令人敬佩，同時也使我們深感慚愧。因為此間沒有組織，所以對於經過這里的同人沒有一點幫助。招待所的建立就是爲了補救這一點……」

讓沉默統治着，只能聽到各人心房的跳動聲，他喝一口茶接着說下去：

「在這茶話會中，我要向諸位先生要求二點，第一點請求諸位爲本刊寫稿，代向朋友們徵稿，因爲本刊缺乏電話同人的稿件，第

二希望諸位到了後方能聯合同事發起組織，利用業餘時間做點救亡工作。現在，請業務長給我們說幾句話！」

接着業務長說出他對大家的關心與指導，和藹的語調，在同仁們的心頭久久地盪漾着。車君也站起來，首先代表他對招待所的殷勤招待致謝外，同時，並對主席的談話加以擁護和補充（掌聲）。

「現在請各位自由發表意見或談話！」主席說。

也是招待員之一的呂劍同志，看樣子似乎急的不得了，你看他趕緊嚥下了一口茶，不等放下杯子就說了：

「這空氣，悶得很，活潑一點好嗎？」

「好！」不知從那裏，也許是從桌子底下罷，飛來一聲細微的附議。

於是展開了一幅熱烈的畫面，有的大發宏論，或自由談笑。有人也許是餓了罷，大嚼其稀少的不值幾毛錢的點心。瓜子，吃者自然不乏其人，可是有些還不夠程度，老天爺，弄得「面部表情」簡直難瞧。而有的則默默地喝點茶，嘴唇舐着杯沿時，想想，該多麼有味道。痛快快地，一點也不拘束，本來麼，大家是「電」字號的一家人，而且又是稀有的茶話會。

可是新花樣又來了，你聽，主席不是又在提議嗎——

「武漢來的女同仁們，會唱很多的救亡歌曲，請她們唱幾支……」

「贊成！贊成！」室內搖動着好多拳頭。

也許是害羞罷，起初她們都不願意唱，可是，一則因爲在宜昌的同仁們沒有聽到好的歌曲，耳垢簡直生得有幾寸厚，須要來一個大掃除，三則聽說她們在武漢有歌詠隊的組織，既有這組織，當然

唱了，救亡歌曲就「不乏其多」，再由於多人的「努力」要求，她們不得不

自深心的最真實的呼聲。聽歌的人當然不放鬆，於是好容易又求來

了兩個，博得了三次熱烈的掌聲，掌聲響得要命。大家願意再聽故事，於是最初對大家說「我要講故

事」的呂劍同志站起來了。

「首先說，兄弟是担任講故事這一課的。可是我不是故事專家，又沒機會從別人肚裏多討幾個來，所以我要臨時辭職，不講了。

然而，不要慌！」

「大家都知道詩和歌是不願分家的，既然你們都唱了歌啦，好我就來點「詩」罷！」

「新詩里有一種叫朗誦詩，這個無須細說。且說近自己作了一首詩叫「招手」的，並不是朗誦詩，可也不妨朗誦一下。來，現在我就……」

……

慢慢停止了，挾來一片掌聲，掌聲也響得要命。

由於呂劍同志的誦詩，復引起孫志鈞先生講了一個關於詩的故

事，這時，女同仁們可來反請來了，沒有辦法，於是主席和呂劍厚

着臉皮，合唱了一個「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後來加入

幹團同志，三人又合唱了一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雖然嗓子粗一點，可也雄偉得很。

覺得特別悅耳，掛鐘敲了十一下。

「好，時間不早了，」主席莊嚴的臉上書着笑影。「最後，讓我把我的請求再說一遍。就是第一，請諸位多給寫點稿子，藉以發表出自己的經歷或呼聲。第二，到後方去要更努力，並要求一個活躍

救亡組織的出現！」

主席剛講完，老呂又站起來了。

「我還要說，」他笑了笑：「招待所成立以後，當然我們要好好

地辦，但是，我希望，不再招待由下面入川的同仁們，而是，隨了抗戰的轉進，來招待出川東去的同仁們。我想，那個時節，諸位一定帶着凱旋……回來的！」

在一片笑聲中，散會，由於熱情的狂流，大家忘記了握手。

對於本刊的幾點希望

新年來了，我們對於本刊有下列的幾點新的希望：

(一) 多討論實際問題。一個問題不能配合現實，往往令人有點隔靴搔癢之感。就其是日前抗戰正亟，我們應該怎樣貢獻能力來使

戰時電信效率的提高；針對着所發現的一切弱點來糾正他。在對事不對人的原則下，儘量提供實際問題來討論，使本刊不致

空洞無物；在這技術人才荒的中國，一些些技術都成了專家法寶，希望有思想的學者為本刊寫一些大眾電報常識之類來提高

一般技術水準。

(二) 希望按期出版普遍贈閱。戰時同仁生活流動無定戶勢必減少，於本刊經濟可能範圍中希望普遍贈閱，尤其是緊要的是按期出版，堅定一般對於本刊的信心。

(三) 注重戰地通訊及各地通信。戰地通信使人看了興奮，各地通信予讀者亦有好感；最好將游擊區電信情形來報告，更可以引起

讀者的注意，這一點目前當然比較困難的。

(四) 增加攝影漫畫。一張有力的攝影作品一幅有力的漫畫作品，較之成千加百的文字，更為力，動人觀聽。所以有我們希望本刊常有攝影漫畫作品。

感謝援助本刊的人們

本社支出除由訂閱費及公益會補助費撥充外，不足之數概由愛

好本刊之熱心同志慨捐，茲將九，十，十一，十二月份收到之捐款

列表公佈並致謝個

九月份 唐連永先生 徐豫昌先生 邱開昭先生

趙樹森先生 孫席麟先生 王世新先生

宗之發先生 張和先生 顧鎮襄先生

朱錫義先生 張有德先生 錢家鵬先生

謝維岐先生 黎偉吾先生

季煥麟先生 二 黎偉吾先生

劉繼南先生 捐五元

唐連永先生等 合捐七元

十二月份

(接第22頁) 燒燬烟火漫天，不禁想像起當年的奔騰項羽烏神情來，我當然不夠資格高歌「力拔山兮氣蓋世」，也沒有分出「虞兮虞兮奈若何」來。

到底有人還槍了，啊，不是的，水中有一片竹葉，上面擠滿了落水螞蟻，岸邊有一隻民船，上面正擁擠着逃命的人。奔前去，船已離岸四五尺，不管它，跨上去，「撲通」，站起來，還好，水只到胸膛，誰管你呢？船到河中去了，我却帶了一身水還是站在河東。這沒有使我灰心，抵抗的力量沒有，難道逃命的力量也沒有嗎？還是沿着堤向兩走，褲腳管發出「發擦」的單調的聲響。

前面又有人在打槍，又是一隻船開翻了，「這一回定要搶上去了！」和着一股人跳上去，啊！船好像故意開玩笑似的一個大角度的翻側，幾十隻「雞鷄」翻在水裏亂撲，船却留了大半船水還了原；我立刻發覺自己的脚已踏不到河底；慌急地亂划，抓住了鐵鏈的鍊，定眼看時，船邊上已掛滿了手膀，在向船上的人求援，構成了「幅美的的「天主教眾」圖。

但船上都不是「天主」，我雙手吊在鐵鍊上，任身體在水中漂。

「請把我拉起來，好開船啦！」

「不行，不行，快放手。起錨！……亂嚷亂喝，揮着刀的，執着槍。

「我不能放手啊！放手就會沉下去！」

不知那位「觀音菩薩」丟下來一塊鎗板，我靠着它放下了鐵鍊，於是錨也來了，船漸漸離我，我還是在水中漂；任他漂罷，或許會漂到兩岸，啊，波浪太小了，那末划罷，始終是一個雜貨店夥計靠櫃台的姿勢，兩脚去底下亂動，行，身體的位置能夠有些移動了，把這一個固定的最好的動作，好容易脚尖又觸到了河泥，爬起來，還在河東。依舊拖着水向南走。

「小心些搶船罷，不死在敵彈而死於水，同樣不合算的，難道就這樣一幹完結了嗎？」這是第二次落水後一個嚴重的教訓。

機會又來了，一個掛着斜角皮帶的正高舉着剝壳槍喝令滿船的人下來，因為半隻船還擱在河灘上，船只能像被牽住了的笨牛，擺動着半個身子。誰去睬他呢？剝壳槍，機關槍炸彈部不在乎，急得那位長官又差腰望河與嘆。恰巧另外一隻船靠過來，大家爭向那邊去了，照例翻側，落水，却輕鬆了第一艘，也能慢慢地推出來了，這樣才在敵機的翅膀下渡過了這條生死水。

登彼岸，回首河東，人在河邊擠，馬在堤上跑，小鋼砲，機關槍依向演奏着恐怖的交響曲。夕陽沉，晚風起，才發覺了自己正像一個小孩子剪紙的紙人，禁不住「革革」發抖起來。還是沿着堤向南走，進村莊，老婦女都驚憐地站在門外注視一個個匆匆過境的人。

「老婆婆，請你給我一件隨便什麼衣服換換罷！我好冷。」

「你失地向屋角上的老太婆懇求。」

「你們了我們國家，現在弄得這個樣子！唔，唔，我沒有旁的衣服，就我身上的這件罷。」她也弄得奇鬧的是什麼一回事，還着她這一些的瞭解，是慷慨地從自己身上脫下一件掛滿「豬油筋」的黑棉襖來，又從屋子裏檢出一條補了三大塊的藍短褲，「還不走開？人家要換衣裳了。」又嬉笑地我趕去了一羣圍觀的女孩子，她們都害羞地避開了，我就靠着豬欄脫下了溼衣。不知道自己成了副什麼樣子，走過一個茅屋，一個士兵正在裏邊換衣，見了我作同樣笑。

第一個難關搶過了，但茫茫的是水，左也水，右也水，有的時候竟只剩一條堤，長蛇似的游在水裏，不知多少人在它的背脊上急急地奔走。忽覺自己太孤單了，說不定前面還有許多隔水，第一次搶渡中得了不少教訓，不能再獨自亂奔亂搶，集體的力量始終大於單獨的力量；於是和前面六七个還背着兩支槍的一行搭起腔來：

「同志！你們是那一部分？」雖然我的樣子和「同志」相去甚遠，

爲了表明我不是「老百姓」，而是十足的掛過皮帶的「同志」，還是用這很熟習的口吻。

「××師，你是那一部？」照例要來一個反問。

「通信隊。」

「我們都是友軍！」友軍，「對於我是太恭維了，不管他，現在我需要的確是「友」。

水好像故意和我們爲難，隨時隨地來阻撓我們的前進，這般「同志」們却有絕對的應付辦法：

「靠過來！」

「不靠過來？老子打死你這狗的。」

「砰」地一聲響，槍彈呼呼地飛了過去，嚇得對岸的行人忙向堤下躲，果然靈驗，一艘滿載着箱籠鍋灶，男女老小的小船靠過來了，不客氣，「難民第二」，這是不易的慣例，請統統搬起來，船夫解纜稍慢了些，一位「同志」又是朝天一槍，槍口上一撮很美麗的火花。

就靠着兩支槍，一路突破了水的包圍，在星光火光中，渡過了多少茫茫的水，最後船泊一漁村，直如魯濱孫喜登荒島。

(四) 黑夜長奔

飢和寒代替了恨和懼，一批「不知何處來」的「野人」，驚動了「荒島」上的「隱居人」，一個四五十歲的老婦站在蘆門前發呆。

「老闆呢？」

「沒有了。」

「有米嗎？」

「沒有！」

「……」

始人的圍火行樂，却是「落湯雞」的挨火取暖，數十分鐘後，天昏地黑，辨不出東西南北，誰知道呢？敵人已衝到什麼地方了，亂撞是太危險的，正如游魚在捕網邊亂轉一樣危險。

「去抓一個帶路的。」

前面樹林裏射出些微淡紅的燈光，走前去，啊，同隊的老郭在裏面烤衣服，才只半天的走散，幾如隔世重逢！奇怪，裏面的老百姓那麼客氣，倒茶，寒暄，弄得我們幾位「同志」也不好意思再「硬幹」起來；老郭一見面就述說他如何奔到河邊，巧遇一漁船，懇商之下，把他送到這裏，烤衣，進餐。於是我又和老郭合了流，惦記着老郭不知已否過了第一條河。結果我們沒有「拉夫」，一個老頭兒很高興地把我們帶到分路上。

一把亂麻已抽得了主頭，這是去漢口的大路之一，快走罷，天有明的時候。後面的烽火在黑夜裏格外顯出它的兇威，前面遠處也有零星的轟擊聲？莫非漢口也已成了接火點？遠遠地西北角上一條強烈的燈光，這大概是平漢路的火車頭還在走；小心些，問問擦肩而過，行色匆匆，推車挑担的下行人：

「你們那兒來啊？」星光微迷中辨得出他們樣兒是難民。

「從漢口來，漢口不能住了！」那裏有高興的聲音呢！

「漢口不能去了嗎？」

「去是能去的，不過不能住了！黃陂怎樣了呢？」

「黃陂？你看啊！」指着背後的「火山」。他們大概是從漢口疏散下來的居民，却很勇敢地向着敵入來的方向跑，向燬滅一切的「火山」上爬！

胆子大了一百倍，同行的同志們要在路旁的小屋裏睡，睡，那個不需要呢？但老郭素來很把細的，回過頭來，道一聲「同志，」

着獨行的人，夕陽反映中是一場「鬧新年」，現在却是「除夕走鄉賬」了。

走疲了，總喜歡問問路程，到漢口還有多少路？六七十里，走了一陣又問，三四十里了，脚下鬆了許多，但再一問，又是六七十里了，氣惱了，不再問人，走了一陣又要問。終於踏上了平漢路的鐵軌，再過去是一根根水泥鋼骨的電桿木，準對的，過去就是大智門車站，再問問看，沿鐵路走到漢口還有三十里！有什麼辦法呢？拖着腿繼續走啦。前面老郭披着一件破軍毯的影子，始終是我前進的羅針。鐵軌死挺挺地躺在旁邊，沒有一列車來壓牠。

到了，前面發現了一堆不很大亮但還很密集的燈火，老郭指着一撮較高較旺的想了半天沒有想出這是什麼公司的大樓，望着燈火走，管他三十里還是二十里。陡地前面不遠處起火了，火燄在向天爬，是燒斷了鐵橋嗎？注下脚看看情勢，怎麼人家還在前進呢？走過去看，大家都在火旁老鼠樣的一隻隻竄過去，差一點汗毛也被炙焦了。

剛一堆大火竄過去，西南角里也起火了，到底怎麼一回事？到漢口再看，誰也不知道蒙在昏暗裏的是怎麼一回事。

陡地，眼前一陣大亮，沖起了一個高大美麗的烟柱，隨即轟地一聲，山崩地裂，敵人的砲彈打過來了？不對，前面的人沒有退下來，後面的依舊在擠上去，原來一座鐵橋自動炸燬了北岸一段，枕木被拋在旁邊燃燒，橋欄被生硬地炸去了一大段，但大家已在一條臨時架起來的一二尺闊的木板上擠過去，誰也不去理那倒在人腳邊被震得滿耳鼻都是血塊的低微地慘呼的一個老百姓。水在腳底下「化拉化拉」地衝激，楊松板好像不勝其重地上下彈動，任何怎樣的危險，往往到了事後才真正覺得危險。走過橋，方幸炸橋時還沒有走到橋的近邊，背後又是一陣光，烟，巨聲，大概第二次又炸了。

「老郭，假使我們遲走了幾分鐘將怎樣？」

「將怎樣？啊！那……」老郭只是搖頭，沒有「那」下去。

東方漸漸發白，曉風甚緊，濛濛細雨下了起來，我便鑽到老郭披着的破軍毯裏去，兩個人便像「跳獅子」似的牽着走。軋軋的飛機聲又來了，牠媽的，到了漢口牠還如此矯起，這麼一個大早，不避了，曠野天還還沒有大亮，路旁的楊槐還只能顯露出一團婆婆的輪廓在風雨中擺動，小子他又不是貓眼睛。怎的！牠一個圈子以後老是在江面上掠來掠去，

「這定是我們的，是爲了防止敵人的小汽船偷竄進來。」老郭又動了「心機」。

「說不定，不過假使是敵機，牠怎敢低飛在水面上？」我不肯貿然贊同他，但又給他補充了一個理由。真的，遠處東方天空中有強烈的燈光在劃來劃去，敵艦上忙着探照了。心裏爲之振奮，自從到了前方，就和我們英勇的空軍作了別，而今又逢，正如受人毆打後的小弟弟見了哥哥。

天大亮，雨也停了，密集高大的市房完全映入眼簾。

(五)漢口一日

踏上了舊日租界的柏油馬路，腳底下舒服了許多。但太淒涼了，兩列法國梧桐在風中亂叫它的敗葉，寬大平滑的馬路好像就是爲了我們兩人鋪起來的，間或有一二個負傷的士兵扶着水泥的圍牆走着，默默地，沒有半點聲息，比連的五顏六色的高房已失去了它過去的傲慢眉眼，鐵門尙開着，四五層樓上的玻璃窗只剩了一個鐵框子，同樣沒有半點聲息，或許它在悲哀着自己的遭遇：看罷，沿江已構築起了很整齊的戰壕，滿路貼着的是日文標語，還有郭沫若先生的「告日本國民書」，這明明不是恐怖的淒寂，而是大門爭前應有的沉着和嚴肅，敵人，你來罷，我們已拂几茶候「駕臨」了。兩條腿忽減輕了好幾十斤，大踏步地昂然前進，已忘記了身上的打扮在平時是怪不配這樣神氣的——一件溼氣未乾的毛衫下罩着一條過膝的破藍褲，外加一雙黑膠鞋已變了灰黃色。

轉進特區，漸漸熱鬧起來，担菜的，買菜的，還有擠在裏面所事的，蹲在路旁等待着什麼的，甚至於比肩繼踵，喧喧嚷嚷，還是一片熱鬧氣象。但情形到底不同了，粗大的木樁佈起了寬大的絲網，佔去了路一半，兩邊水溝上的鐵板也多被揭在旁邊，污水雖

